

困學集

——X光下的美國社會

著 武 忠 龔

Q.Q.

困學集

——X光下的美國社會

大學叢刊5

龔忠武著



主編：何步正 鄭 臻

發行人：陳達弘

出版者：環宇出版社

台北市58487信箱 電話：771827

郵政劃撥：14714號環宇書局帳戶

門市部：台北市成都路1號中國書城○號壹位

出版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1323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U005

大學叢刊5

困 學 集

龔忠武著

定價：NT\$ 20元

US\$ 20元

HK\$ 20元

再版：民國59年11月

■特價新臺幣15元■

目 錄

自序	三
一、暑假的奮闘	
1. 費城打工記	五
2. 紐約打工記	一七
3. 打工外章之一——美國社會富強的代價	二九
4. 打工外章之二——美國社會運作的眞象	五七
二、近代中國社會的變化	八一
三、近代中國社會的變化及其分析	一〇二
四、教育與研究	一一三
五、搬家雜感	
——從日常生活細節中透視近代社會	一三七
六、漫談學術界的社會牽絡	一四四

七、學術界與非學術界的社會牽絡·····	一六二
八、略論美蘇兩國學者對中國近代史解釋的基本分歧·····	一六六
九、新愛情觀念的確立·····	一八一
附「來信」兩篇及「假如我是男孩子」三篇·····	一八六
十、評「現代化與價值觀念的轉變」一文·····	一九四
附：與龔忠武先生談增加國民所得是否會導致社會道德標準的降低·····（抱石）	一九七
十一、增加國民所得是否會引致道德標準的降低·····	二〇二

自序

爲甚麼我要把這本書題名爲「困學集」呢？因爲我深深覺得，在我二十多年的求學過程中，自忖學藝的進境，無不是困而後知。由於資質魯鈍，稟賦不厚，自非「生而知之」；同時，亦不敢謂自己已達到「學而知之」的境界。因此，就我個人前半生的歷史而言，以「困學」爲題，既可總結過去，又可策勵來茲。

「困學集」所收的文章，都是先後在「大陸雜誌」、「思與言」、「文星」和「大學雜誌」上發表過的。從文筆的技巧上看，發表於文星上的「教育與研究」最爲拙劣。本來，我想把它刪掉，但後來一想，壞的文章比好的文章，更能使自己常常保持高度警惕；同時，也可作爲衡量自己學藝進境的標桿，和困學過程的基點。因此，網開一面，把它留在集中。而「暑假的奮鬥」一文，不論在筆風和內容上，都代表着一種顯著的進步。最重要的是，它還標示着個人思想的路向逐漸趨向於穩定。至於夾在兩者中間的其他各文，都屬平淡無奇，無須深論。總之，集中所收各文，無一不可被視爲作者個人困學的標記；其中，「暑假的奮鬥」一文，是最典型的代表。

最後，特別謝謝大學雜誌社給我一個寶貴的機會，使我能將歷年來不成熟的作品，彙成專集問世。但由於時間急促，所以各文中的錯字均無法一一改正；爲此，特向愛護我的讀者致最誠摯的歉意！

一九七〇、五、廿七、於劍橋

困學集

暑假的奮鬥

編者按：留美學生的生活，形形色色，但以打工最爲緊張刺激，也是國內讀者最渴望知道的。本篇龔忠武先生「暑假的奮鬥」一文，即爲作者暑假在美打工的親身經驗，翔實可靠，非道聽塗說可比；是文兼而分析美國社會的病態，和中國留學生的社會活動。全文共分三部份：一、費城打工記，二、紐約打工記，三、打工外章。

一 費城打工記

在美國，夏天對學生們——不論是拿獎學金的或靠自費的，是美籍的或非美籍的，是男的或女的——來說，都是非常多采多姿的。打發夏天的方式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驚險刺激的莫如打工；尤其是對一位外籍學生而言，暑假的打工生活更是驚心動魄，宛如探險一般！

每到暑假，成千上萬的男女青年，一波接着一波，一浪跟着一浪，如水銀瀉地般滲進這個龐

大工業社會的每一隙縫挖取金元，以作爲下學年的學費和生活費。來美後，雖一直對這一奇特現象——教育界與實業、工商各界密切接合的現象，極爲好奇和深感興趣，但總是無緣親身體驗。今年五月，考完博士口試後，一時心情輕鬆，又不急着趕論文，因此，竟一時異想天開，想以打工來打發這個暑假。爲了怕將來自己吃了苦後，心中後悔，乃挖空心思找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支持自己的決定；可是隨即又都覺得不够充份。最後，終於給我找到一個較具說服力的理由：打工一方面既可深入美國社會的下層，了解一下美國的民情風俗，另方面還可以親身體驗一下，一位外國籍的東方學生打工時到底是甚麼滋味？由於自己對於民初勤工儉學的留學生的那種具有張騫、班超大無畏的開拓精神，無限神往，因此，心想：「如果身爲這一代的留學生，竟未嚐過打工的滋味，那這個學豈非白留？還有，我想趁這個機會了解一下散布於美國其他各地中國留學生社會的生活狀況。於是，六月初，毅然地放棄了學校的暑假「救濟金」而離開了劍橋；由於種種因緣巧合，打工的人潮却把我飄送到遙遠的費城，揭開了我暑假奮鬥的序幕。

花了兩天的時間，才把住的問題解決，隨即展開活動，獵取工作。暑假工作的機會，一般而言，決定於兩項因素：一是當時勞工市場供求的情況，另一是自己的專長，費城雖是美國第四大城市，但由於今年美國金融市場普遍緊縮，又受通貨膨脹的威脅，以致使今年費城勞工需求率比去年減少約四分之一。至於專長，除了我專攻的歷史學外，其他賺錢的手藝一概不通。因此，這兩

項因素，對我都很不利，大大增加我找事的麻煩。當時，我所擁有找事的法寶只有兩個：一是還算健壯的身體，另一是無比的信心與毅力。我竟只憑着這兩樣法寶作爲護身，而勇往直前。事後，冷靜地想想，猶不免責怪自己當時太過魯莽！

找事的門徑有三，第一是私人請託或轉讓；第二是找雇工介紹所幫忙，最後是看報紙上的廣告。雖然，我的房東是我在學校時的室友的母親，但由於她的社會圈都是一些坐辦公桌的人物，因此縱令她好意地替我打了些電話，終於無濟於事；因此，第一條路是不通了。費城沒有雇工介紹所，剩下的唯一一條路是看報紙廣告。這條門徑倒是非常簡捷便宜，只需十分錢即可，報攤又隨處皆是；而且，每天報紙上的職業介紹欄，倒是有好幾頁登滿了「事找人」的廣告。可是，當仔細的檢查一遍以後，自己够資格做的實在寥寥無幾；終於，只好把念頭轉到洗盤子上面。洗盤子這行，自己雖未曾專門研究過，但至少在中學時代，由於幫助家事，倒是結結實實地洗了六年，稍有心得。心想：「這下可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想不到自己這個久藏不露的絕技，今天竟在新大陸上派上了用場。」況且，聽說很多餐館是用機器洗，自己只要懂得如何操縱機器就行了。想來想去，還是覺得洗盤子這行最容易，也比較拿手。而且，算算工資蠻不錯：週薪美金九十元，每週工作六天，還免費供應午餐。再算算，每月約可淨入三百廿元左右（除稅），合臺幣約一萬三千元左右，這個收入數字可真嚇人！心想：「老美的錢，真好賺。常聽人說金元王國，黃金遍

地，誠不我欺！」於是，興沖沖地走到一家餐館去應徵。由於平生第一遭走進這樣的地方找事，同時由於心中仍然殘存着一些賤視勞動的觀念，所以當踏進這家餐館的門檻時，在衆目睽睽之下，心跳不免加速，臉上也微覺火熱。但隨即一想來費城的目的時，只好硬着頭皮去找老闆。這位老闆，極爲乾脆，問我有沒有經驗，我想如果說沒有，怕他不雇用，只好冒充內行。幸好他不再追問，只叫我做做試試。第一件工作，就是這樣輕易地找到了——出乎意料之外的輕易！

等上了班，才發現所謂洗盤子也者，與我當初的腹案大有出入：我不但負責操縱洗盤子的機器，還得負責輸送盤碟，打掃餐所，廚房……甚麼都做，簡直等於打雜，那裡是洗盤子？就這樣，一直從早晨九點忙到下午六點多，中間只有一個多小時的休息。真把人累得骨軟筋酥，四肢無力；更糟的是，由於早晨起來晚了，未用早飯。因此，大半天時間，肚皮空空，粒飯未進。本來，滿指望十二點左右，餐館會供應中飯，却不料從那時起直至兩點半左右，是要命的Rush Hour。對工作人員來說，在這段時間，整個餐館，形同戰場，人人手忙腳亂，氣氛無比緊張，那還有時間想到吃飯的問題。Rush Hour之後，還得花上一個多小時清洗廚房與碗碟，因此，餐館把中飯的時間排到四點鐘。這時，我既累又餓，這個罪大概只有我在陸戰隊作急行軍時差堪比擬。快下班時，滿肚子悶氣，心想：「這種差事如何幹得？」但却又不忍掛冠求去。正在猶疑不決時，老板娘却走了過來對我說：「因爲工會見你不是會員，向餐館抗議，因此不得不請你離職。」

就這樣，只洗了一天盤子即被開除了。出了餐館，滿肚子不是滋味，心中一片茫茫，離劍橋時的那一腔雄心壯志，這時也烟消雲散。我在問：「倒底是因為工會的抗議把我辭了，還是因為中餐時，吃了餐館的兩塊牛排？」總之，第一天的打工經驗，使我創痛深巨。由於出師即蒙不利，未免想到以後的日子將必是步步艱辛！

雖然，明知步步艱辛，可是也只得硬着頭皮撐下去。因為目前面臨的緊急問題，不再是離劍橋時的那「堆寬面堂皇的大道理，而是現實的生活問題。囊雖不空，似已無力支付下一週的伙食費與房租。眼看斷炊在即，總不能坐以待斃？求生的本能衝動，推動我勇往直前。當然，報紙仍然是唯一供應消息的來源。因為前次洗盤子的慘痛經驗記憶猶新，當然不願重蹈覆轍。經房東太太的參謀，這次我決定試試Bus Boy（因無適當翻譯姑用原文）。Bus Boy這兩個英文字，大概國內初一度的人都認得。起初，我還以為是在Bus上做事，後經房東太太一解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麼回事。Bus是引伸之義，作輸送解，Bus Boy幹的是，在旅館中輸送盤碟的事，充招待的助手。無需經驗，只要身強力壯；當然我很適合。旅館是一個社會的縮影，龍蛇雜處，各色各樣的人無不俱全，因此，旅館是觀察美國民情風俗的最適當地點之一；此外，Bus Boy的工作，還可以測驗我的體能，鍛鍊自己手腦並用，吃苦耐勞的能力。由於這些原因，我才看中丁Bus Boy的工作，至於待遇和地位，就其餘事，我根本未將它們列入考慮的因素。

徵Bus Boy的這家旅館，名曰Bellevue Shat Ford，在費城是家喻戶曉的第一流大旅館；歷史悠久，設備完善，規模宏大（約有七百個房間），且座落市中心，交通極為便利。這些條件，都極令人滿意，於是欣然就道應徵。

人事室主任是位不苟言笑的中年婦人，名叫貝蒂（Betty）。問明了我的來意後，隨手交給我一份申請表。對於申請表中的各欄，我都據實照填，如工作經驗、學歷等。撒謊在美國商業界是大忌，因此，我不願為這客串打工替我招惹不必要的麻煩。貝蒂看了申請表後，頗似有意成全。她迅即撥了個電話給套房部主任，不到幾分鐘，一位中等身材，愛爾蘭裔的中年人走了進來；他給我第一個印象，是滿身的商人味。貝蒂把我介紹給他，希望他雇用我。當時，我想這下定然馬到成功，以人事室主任之尊，一位房間部主任怎好不賣帳？那曉得這位老先生，竟給我來了個冷水澆頭，率直拒絕。他的理由很簡單：「不要學生」。（後來事實證明這是撒謊）說完了掉頭便走，竟無商量餘地。這時，我找事的希望也隨着他的背影的消失而破滅。當我正欲移步跨出人事室時，貝蒂却叫我稍候。她直接以電話向總經理請示，在電話中她一再強調我是哈佛四年級研究生（哈佛在美國金融界極具勢力），希望總經理網開一面，准予錄用。在貝蒂撥了電話不到五分鐘，只見套房部主任又忽忽地闖了進來。這次，他的態度大變，臉上滿堆着笑容走了過來和我握手，並作自我介紹。（姓Mangan 曼根）這個突然的變化，真使我受寵若驚，心理上實在一下

無法調整這種從方才的冰點，遽升到沸點的情緒波動。曼根先生倒是爽快利落，叫我下午三點半即報到上班。他的這個口聘，使我頓時感到無比舒暢，因為我的失業的恐慌至少暫時解除了，當我踏出那家旅館大門時，心中猶不免連叫「好險！」想不到找一個Bus Boy的工作都是這樣的困難！我清楚地知道，這次是哈佛的招牌救了我。

Bus Boy的法定工作，甚為簡單，但却異常繁重。照規定只須將客人用過的餐具從每層樓的套房或走廊，用餐車運到廚房，再將其分類，如刀叉歸刀叉，盤碟歸盤碟、玻璃杯歸玻璃杯……然後再送到清洗部，就算了事。但實際上，總要做很多額外的雜事。因為Bus Boy是旅館中最低的職位之一，所以幾乎「人人得而用之」。譬如，有時記帳太太要你買包香煙，有時電梯小姐拜托你到廚房替她弄點咖啡或冰淇淋……這些雖非自己的責任，可是面子上不好拒絕，所以差不多我都是有求必應；結果使自己忙得不亦樂乎。每天下班以後，總是累得筋疲力竭，昏昏欲睡。在做不到兩個月的Bus Boy工作期間，雖然由於努力勤奮，安於本份，頗得人緣，但有兩件事，幾乎天天吸引我的注意力，而使我的心思和情緒不得寧靜：

第一是小費：小費是招待和Bus Boy的合法收入。小費制是套房部（Room Service）的靈魂。招待的收入，差不多百分之七十以上來自客人的賞賜。小費制的原意，我想可能是在利用人好利的本性，鼓勵招待在伺候客人時，務求盡善盡美。這個制度是建立在一個甚為可疑的假定上

：招待客人愈週到，則客人愈樂意掏腰包。這個假定無疑的是深深吻合資本主義制度的精神。在這一制度下，結果却產生兩個嚴重的弊病：一是人性尊嚴的漠視，另一是製造當事人的摩擦與紛爭。如果自私好利是人類的本性之一，則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有點猶太，不論他是如何富有，誰都不願做「樂意掏腰包，多多益善」的大傻瓜。因此，招待與客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無時無刻不存在。如果偶而幸運地碰到一兩位「大傻瓜」客人，招待們當然喜笑顏開；否則則怨聲載道，詬責交至。相似地，小費制也製造了 Bus Boy 和招待之間的緊張關係。照規定，Bus Boy 是招待的助手，所以招待對 Bus Boy 常任意指使，甚至有時不免聲色俱厲，頗似在舊社會時代師父之待徒弟。Bus Boy 的小費來自招待。根據工會法，每天每一位招待應該拿出他所得小費的十分之一分給 Bus Boy。但實際上，這條規定等於虛文，根本無法認真執行。因為除了招待自己外，無人能確切地知道一位招待實入多少小費；即使可以估計出一個大概數目，但苦無真憑實據。於是，招待們充份利用這一法律上的漏洞，而剝削 Bus Boy，有時，甚至一毛不拔。因此，Bus Boy 和招待在工作上雖是伙伴，緊密連繫，但在小費上却常常視對方如陌路。雙方爲了兩個奇特 (Quer = 25 Cents) 而大吵大鬧，幾乎無日無之。曼根對於這樣的爭執，却束手無策；最多呵斥了事。一連串的這類事故，使我深深懷疑：在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一個和諧的工作關係是否可以真正建立。

由於我身為Bus Boy，當然無法完全超然於這樣的爭執。因為一開始貝蒂和曼根即告訴我小費是我的合法收入，因此，我當然樂意接受。但，我從不會為小費而主動地和招待爭論不休。按規定，Bus Boy的週薪是\$6.26元（五天），扣稅後還剩下約四十六元，有時加班則一週可淨入六十元，足夠一人開銷，何況我又不是為賺來年學費而打工，何必錙銖必計？因此，對於小費，基本上我是採取可有可無的態度，以不爭為原則，泰然處之。但有一天——上班後的第二個禮拜，一位猶太裔招待的猶太勁，却使我大為光火，這條伙真是猶太到了家。他大概認為我是個東方人可以隨便欺侮。這天，是我和他初次見面，他對我頤氣指使，聲色俱厲；一會兒叫我拿這個，一會兒又叫我搬那個，還不斷抱怨我手腳遲鈍，精神懶，工作不力。這條伙的傲慢無禮和粗暴，真使人忍無可忍，恨不能將其「生吞活剝」。但是，我還是極力按捺下了我的怒火；因為，我想無論如何不能和他一般見識。到了快下班時，滿想這天替這條伙做了這麼多事，他總該賜賞點小費吧？不料他竟分文不給。這下，我才真正了解「猶太」二字的深意。我決定伺機報復，「來而不往非禮也」；與其說是為了小費，不如說是為了他對我的粗暴無禮。

第二天將下班時，在領班（Captain，位於招待之上，曼根之下）的示意下，他給了我兩個夸特。這下機會終於來了；當着領班和其他招待的面，我禮貌地將他的兩個夸特原封送還。並且挖苦地說：「你比我更需要這兩個夸特。從今天起，我不再接受你的小費。」我不要小費的事，

不久就傳開了。幾天之後，一位電梯小姐向我開玩笑說：「你真傻，爲甚麼不要小費？你不要給我。」我笑笑地說：「小費並不能使我發財，何必爭此小利？」雖然，這只是簡短的玩笑式的對話，但我覺得它們可以基本上反映東西兩個民族性的不同。

第二是勞動力的剝削：利潤是商人的目的，剝削是達此目的的主要手段。剝削的愈多，則賺利愈厚，這是資本主義的邏輯。老闆剝削招待，招待剝削Bus Boy，Bus Boy因爲無可剝削，只好忍辱而負重了。像Bellevue Stratford那樣大的旅館（七百間套房），按理每班經常應有兩個至三個Bus Boy同時工作，才能應付得來。但老闆爲了節省開支，乃盡量壓縮Bus Boy的人數：需用三人時，只用兩人；需用兩人時，只用一人。在這種剝削勞力的政策下，Bus Boy的工作至爲辛勞。尤其是每逢商業界的大年會時，賓客衆至萬人，少也數千，整個旅館差不多都塞滿了客人。老闆與招待，無不笑逐顏開，大括客人，猛撈小費，可是却苦了Bus Boy。每逢年會，工作量雖比往常加倍，但小費的收入却仍照舊。由於Bus Boy受盡不平等待遇——工作辛勞而收入低微，並且動輒受招待們呼喝，所以Bus Boy的流動性極大——有的是被曼根或總經理瓦爾（Oarr）開除，有的是不辭而別。平均每隔幾天，總要增加一兩個新面孔。Bus Boy的來去無常，往往使套房部的正常工作陷於癱瘓；有時，甚至在忙不過來時，只好拉年資淺的招待數充Bus Boy，曼根常爲此大傷腦筋，抱怨這代年輕人（做Bus Boy的，絕大多數是十幾歲的高中生）墮落腐化，好